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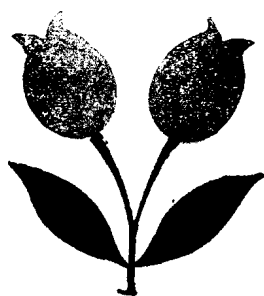
山 松 子

陈 海 仪

新世纪出版社



山松子



陈海仪 著

新 世 纪 出 版 社

山 捻 子

陈海仪 著

*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25印张 1插页140,000字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770册

书号 10430·49

定价 1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广州少年在抗日战争前后生活和斗争的长篇小说，具有浓郁的南国特色和传奇色彩。

书中的小主人公在南国惊涛骇浪中成长，曾经寻找名山古寺投师学艺未成，也曾落入狼窝煎熬拚搏。后来，他们当上游击队的小交通员，在日本侵略军的包围中抢救了跳伞的美国飞行员，在阻击战斗中用生命谱写了壮烈的诗篇，还在广州市中心进行了特种形式复杂、激烈的战斗……

书中人物形象生动，亲切可近，人物之间悲欢离合的变化，出人意表，委婉动人。两个穷家孩子和一对富家兄妹之间的爱和恨，父子殊途同归等富有人情味的描述，饱含深意地揭示了四十年前广东的社会人情，读来趣味盎然。

4416/15

在我国南方的山野上，到处生长着小小的灌木——山捻。它用艳红的花朵装点大地，把甜蜜的果子留给牧童。贫瘠的砂土上、狭窄的石头缝里，它都能生长，四季长青。野火烧了，明年长得更旺……

山捻子，它多像我们那支游击队里的小鬼啊！

目 录

一	大街小巷的孩子们·····	1
二	虾毛鱼仔要变龙·····	17
三	在广州大城中心·····	32
四	报仇的门在哪里·····	44
五	黑森森的夜·····	58
六	人不如草·····	76
七	逃出虎口入狼窝·····	89
八	雀仔，高高飞吧！·····	106
九	英雄是什么样子的·····	120
十	亲爱的小鬼，兄弟！·····	133
十一	水流千转归大海·····	145
十二	心爱的枪·····	161
十三	又来到广州市中心·····	181
十四	“怒吼吧，黄河！”·····	197
十五	山捻开花结子的时候·····	214

一 大街小巷的孩子们

太阳正当头，古老的广州城火辣辣的。好热啊！铺在大街上的麻石板晒得金花迸射。看上去，炫人眼目；踩上去，烫人脚板。

街口，十来个男孩女孩围着一个小小的摊档，这里正在做小面人哩！一双双清亮的眼睛骨碌碌地转，一张张小嘴巴吱吱喳喳地叫。只要有得玩，热得满头大汗、长出一身痱子，孩子们也不去管它。

一排比手指大一丁点的小面人插在木架子上。第一个是穿红衣裳扬着绿飘带的仙女；第二个是挺起大圆肚子扛着五齿钉耙的猪八戒；第三个是围一条虎皮短裙抡着金箍棒的猴王孙悟空。做面人的老爷爷坐在木架子后面，张开十只老树丫杈般的手指，灵巧地玩弄着红黄蓝白黑几种颜色的面团，捏一个戏台上的武将。他给武将在背上插了四支镶牙边的三角小令旗，再揉了两颗一边黑一边白的小圆点，用骨簪的尖端杵进武将的眼窝里，那武将有了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珠子，一下子就像活起来了。看得入了迷的孩子们都嘻嘻哈哈地笑出声来。

面人爷爷把威风凛凛的武将插在孙悟空旁边，从一个小

男孩手里接过四个铜板，卖掉那个大肚子猪八戒。然后，他的手指动了几下，又捏了个红枣样的小面团，安上了竖起的眉毛和细长的眼睛，粘上五绺黑胡须，在半边身子上披上将军的铠甲，半边身子上披上了文官的长袍。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子问：“爷爷，这是谁呀？”面人爷爷一面做，一面笑着说：“你们猜猜。”

“哼，张飞呗，谁不知道！我看大戏看得多了。”一个穿着过于肥大的西装短裤和长袖衬衫的男孩，摆出一副什么都懂得的神情在发议论。这孩子十岁了，长得那么瘦小羸弱，脸颊凹了进去，嘴巴突了出来，成了尖下巴颏。他就是这条街里小巷口新洋楼魏厅长家的少爷仔，名叫珍宝。

“不对，丹凤眼、卧蚕眉，这是关公！”圆头虎脑的力仔大声说。这孩子只穿一件家制的白竹布背心，露着藕瓜似的两条臂膀，壮壮实实的，眉心上长着一颗暗红色的痣，恰恰长在两道眉毛中间，大人们都说，这叫做“二龙争珠”。

“是关公，不是张飞；是关公，不是张飞！力仔说得对，珍宝说得不对！”孩子们像唱歌一样喊起来。这一群孩子都住在本街上和横巷里，他们几乎天天都到这里来看面人爷爷做各式各样的小面人。

“哥哥，是关公。”珍宝的妹妹珍珠穿着一套银红薄绸琵琶衿的短衫裤，两根细软的小辫子上扎着水红色的绸带。她站在哥哥身边，也跟着别的孩子说。

珍宝又羞又恼，一个巴掌打过去，恨恨地骂：“臭妹钉，要你多嘴！快滚回家去！”珍珠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，捂着脸跑

开了。珍宝不喜欢他的妹妹，因为他妈妈魏太太时常对他唧唧嚷嚷说，珍珠是他爸爸的二奶生的，将来要和珍宝分房屋、分钱。魏太太说：“比如你这个大蛋糕，是一个人吃好呀还是两个人吃好？”珍宝渐渐懂了。妈妈讨厌她们，珍宝也就讨厌她们了。

珍宝吃得好穿得好，可就是没有高兴的时候。现在，他又在生力仔的气。这力仔虽然比他小两岁多，却长得和他一般高，比他胖多了，结结实实，厚墩墩地，好像天天都吃什么好东西一样。珍宝在家里老是听见妈妈怨天怨地，说他吃的人参燕窝比他这个人还重，人呢，却长得皮黄骨瘦，像条人干！小时候，每晚在半夜里啼哭不止，叫人在大街上、马路边贴了好多黄纸街招，写着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夜啼郎。过路君子来看过，一夜睡到大天光。”可是，没有用，仍然闹得鸡犬不宁。看人家小巷烂屋里的力仔，小时候就是粗蹄大爪的，圆滚滚的，像个铁球，老是张开大嘴笑。魏太太发狠说：“珍宝再闹脾气，不好好地多吃东西，就把他和力仔换了，让珍宝到穷人家去吃粗茶淡饭，受受苦楚。”换？拿我珍宝去换那穷孩子？妈妈舍得吗！珍宝一点也不信。可是，珍宝生力仔的气。在珍宝眼里，力仔是他的大对头。

珍宝把他手里拿着的一个油润润的酥饼举起来，走到力仔面前，正对着他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，咂着嘴，眯起一双细小的眼睛，得意地说：“喂，玫瑰豆沙酥饼，你吃过没有？没有吧。你家里没有钱，当然买不起。我家大把钱，不

用买，人家送上门来，我腻得都不愿意吃啦！”说着，把酥饼伸到力仔鼻子跟前一晃，咬一口，嘴巴咂得嗒嗒响。

力仔攥紧了一双拳头。吃饼有什么了不起。力仔不馋，就是受不了人家欺负。

面人爷爷做好一把青龙偃月刀，给他手里的关公拿上，一面叫：“力仔，回家去吧，你妈喊你啦！”

力仔鼓着一泡气往回跑，砰的一声冲进家门。妈妈正踏着缝衣车给被服厂赶工，听见响声，停住了衣车，抬起头来瞪了他一眼。力仔满肚子的话一句也没有了，不能惹妈妈生气啊。

妈妈的脾气最好，怎么会生气哩。力仔知道，妈妈对他瞪眼是故意装得厉害一点罢了。妈妈大声说：“你这个不安分的家伙啊，又和人家打架啦？你成天跑出去跳皮捣蛋，长大了怎么好！”

力仔撅着嘴说：“怎么好？长大了去当兵，拿支大枪，把坏人都打死！”

妈妈摇摇头，叹口气说：“好男不当兵！看你满脸通红，一头大汗，还不赶快抹一把！去——打开碗柜，看看外婆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？”

“山捻子！”一个小小的竹篮子，装满了山捻子，红得发紫，紫里透黑，一粒粒圆碌碌胀卜卜地，散发着香喷喷甜蜜蜜的气息。力仔吞吞口水，张开那掉了门牙的大嘴巴笑了。

“外婆呢，她在哪里？”

“外婆自己上山摘了，托人带来的。她离不开那个家，

一群鸡鸡鸭鸭成天围着她。”妈妈说着自己的妈妈，笑了。

“等爸爸放假，你带我们到乡下外婆家去摘山梃子好吗？妈妈。”

“放假？打工的人，停手就要停口。说你不安分，真是的，天天想这想那！走，玩去吧。”

力仔拣起最大的一颗山梃子，塞到妈妈嘴里。他把小背心的口袋装得满满地，一溜烟跑到大街上去了。

这回轮到力仔走到珍宝面前，拿起一粒山梃子，塞进豁牙齿的嘴巴，咬一口，甜汁溢了出来，嘴唇都染成紫红色的了。珍宝仰起脸，装做不在乎，心里却冒起了一缕烟：“哼，我爸是财政厅长，管全广东省的钱，谁希罕你这荒山野岭上长的小果子！”珍宝平时连金山苹果都吃腻了，不想吃，说也奇怪，现在看到力仔吃山梃子，好像闻到这小小的野果子竟有一股说不出的香甜味。

“换！给你这半个豆沙饼，你那山梃子都给我。”

“不换。”力仔摇摇头。

珍宝心里的那一缕烟，逐渐燃成了一团火。“不管我爱吃不爱吃，这山梃子和酥饼，都应该是我的！”珍宝愈想愈觉得怒火冲天，伸出肘弯向力仔的手臂使劲撞去。力仔没提防，手里的山梃子全都掉在地上了。

珍宝把力仔心爱的山梃子踩在皮鞋底下，踩成一团浆。

“穷鬼仔，你神气什么啦！哼，山梃子，我妈说过，那是荒山野岭牛屎堆里长出来的。你呀，就是一粒山梃子！”珍宝伸出小尾指，摇了摇。

“我是山枪子又怎样？你就是那豆沙酥饼，黑心，一碰就碎！”力仔捏紧了拳头扑上前去。

“穷鬼，贱格！”珍宝嘴里嘟嘟囔囔地骂着，早就躲到人堆后面了。

力仔没有听到珍宝骂他的话，他突然跑开了。原来他看见一只黑黑的小手伸到面人爷爷的小木架下面，一个又瘦又小的男孩，套着一件用面粉袋改成的破旧衣衫，赤着双脚，一手抓了一块粉红色的面团，往嘴里就填。力仔一个箭步冲上去，瘦小的男孩转身就跑。力仔一面追一面喊：“站住，这面团不能吃！”力仔记住面人爷爷的话，做面人的面放了药，有毒，所以老鼠和蟑螂不吃小面人，孩子们拿着小面人玩，可不能把它吃下去。

力仔一把抓住那个瘦小的男孩。那孩子跑不动了，顾不上挣扎，只管用力地伸直脖子，把面团咽了下去，力仔急得气咻咻地，举起拳头就要打。就在这一刹那，他看到这孩子一双饿得发蓝的眼睛惊恐地望望自己，垂下眼睑，等着挨拳头。力仔忽然觉得一阵心酸，连忙放下拳头，把口袋里的山枪子掏出来，递给这个饿慌了的孩子。那孩子闭上双眼，准备挨打，没想到一股清新甜蜜的气味扑进鼻子，睁眼看看，一把紫红的山枪子递到嘴边来，他惶惑地摇摇头。

力仔把那个小男孩拉回到面人爷爷的摊档前面。珍宝昂起头，翘着鼻子喊：“哼，贼仔，打！”力仔横了他一眼，大声说：“人家没饭吃，饿成这样，为什么要打他？就不打！”

珍珠站在人堆后面，小声地说：“不要打嘛，不要打嘛。”



那孩子蹲在墙角落，翻肠倒胃，呕出了面团，又呕出了黄黄的苦水，只是喘气。

力仔难过得不知怎样才好。他把山枪子放在那孩子手里。

面人爷爷把摊档上的东西都收拾进木箱子里，挎在肩头上。力仔替他拿起用皮带钉成的小摺凳。爷爷说：“吐出来就没事了。叫他跟我回去，给他点解毒的药吃吃吧！”

看完了热闹的孩子像一群被轰散的麻雀，吱吱喳喳地跑开了，各自回家去。面人爷爷一瘸一拐地走进小巷子。力仔拉着那个小男孩，跟在后面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姓什么？”爷爷边走边问，没有回过头来。

“豆丁。”

“什么？姓什么？”力仔插嘴问。

“不知道。人家说我长得柔细，就叫我豆丁，说我姓豆。”

“家在哪里？”面人爷爷叹了口气，又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从什么地方来？”

“孤儿院。”豆丁说，“嬷嬷打我，把我关在后门放死孩子的房间里。好黑啊，好怕啊。我从窗口里爬出来了。”

豆丁说着，平平静静地，没有哭。力仔的眼睛让一汪泪水遮住了。他在爸爸妈妈的身边长了七岁，第一次听到这样凄凉这样令人害怕的事情。这豆丁多可怜啊。力仔把豆丁的手拉得更紧了。

面人爷爷住在一条断头小巷的最里边，就在力仔家旁

边。这是几十年前力仔爷爷住过的旧房子，房顶还未坍下来，三面墙还竖着。力仔爸爸搬来一些砖头，和了点黄泥，帮他砌了半截墙，再挂张破席当作门扇，挡一下风，遮一点雨，面人爷爷就在里面安身。

爷爷点着屋里的小风炉，把装着冷粥的小砂煲放上去，掏出两个铜板，对力仔说：“片糖解毒，替我买一尊来吧。”力仔说：“我们家有，我拿去。”他没有接钱，一转身就到了家。刚好爸爸下工回来，力仔把豆丁的事说了，要了罐子里的两尊片糖就走。

面人爷爷刮净了砂煲底，盛了两碗糖粥，把大的一碗端给豆丁，叹口气说：“吃吧，片糖解毒。唉，这糖粥啊，解毒是假，解饿是真，吃饱肚子，浑身就舒服了。”

爷爷呷了一口粥，望一眼豆丁，豆丁捧着粥碗，也望着爷爷。力仔坐在旁边看着，想出了一个主意，他拍手笑起来说：“爷爷，你留下豆丁吧，你做他的爷爷，那多好！”

面人爷爷枯瘦的脸上泛起了笑影，一脸的皱纹舒展了。豆丁一双深深的眼睛发出了光。但是，爷爷没有做声，皱起了眉头，豆丁又垂下了长长的睫毛。

“面人伯，你家今天来了一位贵客是吗？”力仔的爸爸耿振刚和妈妈兰花来了。还未入门，耿振刚就和面人伯开玩笑。

力仔的妈妈兰花端来了两碗热饭，上面放了些咸鱼仔和青菜。她从头到脚地打量了豆丁，微微笑着说：“好个精灵的小鬼头，比我们力仔要老成些。”力仔爸爸接口说：“阿伯啊，你要是有这么个孙子，就算有个家了。”

“振刚、兰姐，又要你们送饭送菜来。”面人伯把一碗饭递给豆丁，自己也端起碗扒饭，一面说，“吃饱了，还是让他走吧。我六十多岁的人了，腿脚不灵，做几个小面人，日求两餐，夜求一宿，穷死为止，也没有多少日子了。孩子跟着我，也是受苦，误他一世哩！”

耿振刚笑起来，爽朗地说：“我就不信你面人伯穷死一世，就连我耿振刚也不见得命中注定一世穷吧！正因为我们现在穷，就更加喜欢这些孩子。他们的日子长啊，终有一天，这些虾毛鱼仔要变成龙的。”

面人伯一向听得进力仔爸爸耿振刚的话。这个高大粗壮的机器工人，正直爽快，对人有一副热心肠，说到做到，是个实打实的人。现在，他说的这番话难道不对么？很对。可是，面人伯经历了大半世的磨难，对这个世界、对自己这一辈子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振刚啊，我自己全靠你收留，我还收留得起这孩子吗？”

耿振刚扬起一双浓浓的眉毛，笑道：“面人伯，只要你不嫌弃，尽管住在这里，这是我家四代人居住的老窝，巷口那魏厅长出一百块钱，恃势要买，我才不理他！等我得闲了，再给你修葺修葺。”

豆丁吃了饭，放下了饭碗，不敢出声。这个好心的爷爷真够苦的了，还敢求他留下自己吗？

力仔心里好着急。面人爷爷一个人过日子，多可怜。豆丁要走，走到哪里去呢？夜晚，在家里多么好，在外面，黑蒙蒙的，一个人睡在街口路边，真令人害怕……力仔正在

想，只见豆丁站了起来，小声地说：“多谢阿爷、阿叔、阿婶、阿哥。”转身掀开门上的草席，走出去了。

力仔正要喊他，面人爷爷却猛然站了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冲到门外边，大声喊：“回来，豆丁，如果你不嫌我穷、没用，你就回来吧！”

力仔和爸爸妈妈跟着走出来，看见面人爷爷拄着拐杖站在小巷中间，豆丁转头跑回来，一把搂住爷爷的腰，泪流满面，跪下了。

力仔和豆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力仔的妈妈兰花说：“这两个男仔亲过亲兄弟，好像并蒂的花，孖生的果。”

面人爷爷没想到，有了豆丁，多了一张嘴吃饭，日子反而好过些了。这个七岁的孩子，嘴笨心乖，会煮饭，洗衣服，买点咸菜豆腐，都能做。面人爷爷只管摆摊做手艺，还能多赚一毛几分，勉强糊得住两张嘴。

清早，面人爷爷带着豆丁，在破烂的屋基上，挖开瓦渣砖碎，撒下了菜籽，栽上了小葱。夜里，那四面透风的破房里有了灯光和人声。

有一晚，面人爷爷喝了两杯酒，趁着酒兴，不觉唱起一首粤曲来，有板有眼，委婉动听，豆丁高兴地说：“爷爷，你唱得好像戏台上的老倌一样。”

“什么好像？哈哈，我那时候，在广州……唱戏……红得发紫！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又不唱了呢？”